

# 年 青 的 朋 友

杜 鵬 程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64年·北京

一九六四年 六月 十二日

年 青 的 朋 友

杜 鵬 程 著

\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\*

787×1092 1/32 6 3/8 印张 132千字

1962年4月北京第1版 1964年4月北京第4次印刷

印数61,001—184,000 普及本定价(5)0.45元

## 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,包括作者近几年来所写的十多篇作品。

这部作品,通过移山改河、治理沙漠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,塑造了一系列英雄人物的形象。《年青的朋友》一文中的青年司机王军,热情坦率,浑身充满了奋勇前进的力量。《平常的女人》中的郑大嫂,是质朴而又刚强的劳动妇女。她年复一年,守候在铁路工地的开水锅旁边,默默无闻地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祖国的事业。《工地之夜》中的总指挥,肩负着千斤重担,不辞劳苦,忘我地工作着;而他的司机老赵,对首长和工地生活的关心,又是那么动人;通过他俩富于诗意的关系,能使我们感觉到建设工地的脉搏如何强有力地跳动。《夜走灵官峡》中的小主人公成渝,正在学语的年纪,他的心灵却已和祖国的建设融为一体。《第一天》写的两个老战友赵志群和楊方,刚从朝鲜前线回来,就带着战地的烟尘,投入建设铁路的战斗里了,在《延安人》这篇作品里,作者描绘了这样一家人家,他们从敌人的手里夺得了天下,又用那双坚实的手,开拓祖国的万里江山;他们辛勤地劳动着,做着对祖国社会主义大厦添砖补瓦的工作。其它如《光辉的里程》里的青年工程师贺俊;《工程师》一文里英雄的祖孙三代;《飞跃》和《瀚海新歌》里的那些治沙的人们;《难忘的摩天岭》中的乡长张海潮,都是一些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。他们里边有许多人,身上还留着昨天战争生活里的火药味,他们的肢体上还留有弹痕和伤疤,但是他们又奋不顾身地投入了另一个更为紧张的建设祖国的斗争。

这个集子里所描写的沸腾的建设生活和主人公们忘我的劳动热情,对我们的青年读者,将是一种鼓舞和力量。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年青的朋友 .....  | 3   |
| 平常的女人 .....  | 23  |
| 工地之夜 .....   | 40  |
| 夜走灵官峡 .....  | 49  |
| 第一天 .....    | 54  |
| 延安人 .....    | 68  |
| 光辉的里程 .....  | 88  |
| 飞跃 .....     | 106 |
| 瀚海新歌 .....   | 132 |
| 工程师 .....    | 153 |
| 难忘的摩天岭 ..... | 172 |
| 后记 .....     | 197 |



## 年青的朋友

---

去年秋末的一个早晨，我站在观音山旁的公路边，打算趁便車到龙亭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。过往的車子，都滿滿堂堂地載着材料，捎个人是万万不行的。我一看表，心里急得像油煎：开会時間快到了，可是路程还有五、六十里。沒法子，只好請工程段党委書記帮帮忙，再为难也得找个車子送我。

我提出了要求，党委書記倒挺痛快，他說：“行呀。小車子不在家，为了不誤事，找輛十輪卡車送你也行。”他摸摸下巴思量了一下，又說：“要赶路，非讓王軍的車子送你不可。你不認識他？哦！这可是你的損失。他是我們这里的一个人物，样样都好，就是有点頑皮。”

这才怪！在千余里的宝成鐵路工地上，誰比司机工人更活跃？工程紧张的时日，各工点上的干部、工人都念叨着“材料”，司机工人們不管白天黑夜，不管狂风暴雨，就是天上下刀子也能按时把材料送到。这工夫，他們像消防队队员，也像救命的医生；更別說我在宝成鐵路工地遇到的許多司机工人，十个里头有九个是从朝鮮战場回来的，滿身都是荣耀。作为这些英雄好汉之一的王軍同志，怎么能說“有点頑皮”？“頑皮”这个字眼，像是只能和小孩子联系起来。

我跟党委書記走到运输队的停車場。这里真够熱鬧，一輛汽車鳴鳴地开来了，又一輛汽車鳴鳴地开去了，車輪卷起的泥片飞溅在空中。車場里摆着許多汽車，有的司机在擦車，有的在修車，有的在加油，一股汽油味和鉄銹味直向人鼻子里冲。我們身边有一輛大卡車，一个人仰面躺在这輛大卡車底下的泥地上，正用錘子当当地敲打著。他一边敲打，一边腿在空中乱蹬，好像在給胳膊使劲。

党委書記說：“小王！送一位同志到龙亭去！”

我想补充說：“要快！”話沒出口，党委書記就用肘子微微碰了我一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想必是这位司机工人像我碰到过的有些司机工人一样，脾气很怪；要不，就像党委書記說的一样，这人“有点頑皮”，弄不好会頂起来。今天我坐这輛車子，可得留神！

王軍从車下爬出来，在地下打了个滾，像演戏的“武把子”似的一蹦跳起来。不过他一看面前站着我这个生人，脸上的调皮劲收起来了，变得严肃了。他个子挺小，歪戴着油漬漬的工人帽，脖子里围了条白毛巾；上身穿件深紅色的皮夾克，下身是志願軍战士穿的那种黃軍褲；脚登短筒皮靴；整个看来，像是一块生鉄鑄成的人。他把那又脏又破的白粗綫手套从手上拉下来往褲兜里一塞，瞅了我一眼，头猛一摆，說：“上車！”嗓子是沙哑的，必定是成天在大喊大叫。

我坐到駕駛室里。王軍把錘子、鉗子、螺絲扳子放到車場旁边的工具箱里，扭过头，蹭蹭地跑来，嗖地就窜进了駕駛室。他发动車子的时光，我仔細地打量这个小伙子，右眉毛上边和右耳后边，有着不太显著的疤痕。这疤痕也許是小时候跟人家打架留下的，也許是在朝鮮戰場被美国鬼子的炸彈皮划破的。他的嘴唇是剛毅的，不过那嘴唇上細嫩

的毫毛，讓人覺得他到底还有点稚气。

汽車剛出車場，緩慢地滑了百十米，一上了公路，我立刻就感到耳边的风大了。汽車像插上翅膀一样，順着弯弯曲曲的盘山道飞开了。山往后移，树往后倒，公路也像个活的东西似的直往汽車下边猛窜。嘿，霎时你就会飞到前边那山峰和天相接之处。

小王把着方向盘，上身向前伏着，快要压到方向盘上了。伸长脖子，头一动也不动，紧綳着嘴唇，圓滴溜溜的眼睛睜得挺大，勇猛而机警地盯着前方，像運動員跑百米，也像端着刺刀的战士正向敌人冲击。忽而左边是絕崖，忽而右边是峭壁，忽而下沟，忽而上山，我的头有点暈，可是車子的速度反倒是越来越快。我心想，这精力过多的小伙子，今天是下决心要把我送到万丈深沟里去！不过，說句公道話，这小子開車当真是有一手。比方說，山上滾下来的石头稀稀疏疏地摆在公路上，他把方向盘輕輕地拨弄几下，飞速旋轉的車輪繞来繞去，也碰不到石头上。这么着，車子快是快，可挺平稳，讓你覺得好像乘着箭也似的汽艇在水面上破浪滑进。

汽車上了秦岭，我回头一看，啊呀，多险哪！从山坡底下爬上来的川陝公路只有一两尺寬，像一条随风飘动的很长的絲綢帶子。看看这弯弯曲曲的公路，对王軍開車的技术就更加惊服了。秦岭下边的观音山，天气挺好——至多需要穿件夹袄，一上了秦岭，寒冷立刻包围了人，像是数九寒天。山腰里纏着云彩，头頂上紛紛揚揚地下大雪。雪片落在車子的挡风玻璃上，挡住了視線，你把雪片擦去，滿山遍野白茫茫的雪又刺激得眼睛发痛，直淌泪水。时不时地还能看見一些黑点在雪地里移动，那是一群群下班或上班



的工人。

王軍猛然煞住車，跳下來，迅速地把車子檢查了一番。隨後，他的腳像是特別富有彈性似的，一蹦就倏地蹿上了車，和那杂技團團員穿火圈一樣。啪地一聲關住車門，在彈簧座子上閃了几下，又把頭伸出窗子，吹了個響亮的口哨，喊：“每小時四十公里，前進！”汽車唰地又飛開了。

又是那個姿態：把着方向盤，上身搶前，伸長脖子，眼睛睜得挺大，勇猛而機警地盯着前方，像運動員跑百米，也像戰士在衝鋒。

## 二

過了秦嶺以後，根本看不見雪，天氣也暖和，人也覺得爽快了！

車子飛奔着，迎面來的汽車，倏地從我們的車子旁邊擦過去，帶着一股風；在這一閃之下，你可以看到那駕駛室里年青的模樣和生龍活虎的姿態。每當迎面來的汽車將要閃過去的時候，王軍的眼飛快地一掃，喊：“劉得山，好樣的呀！”又一輛車子閃過去了，王軍又喊：“王子和，你小子棒哪！”有時候他要超車，嗚嗚嗚地一股勁按喇叭，人家不讓路，他火氣來了，又搖頭又嘟囔：“什麼司機工人？沒有受過教育！”當他超車的時候，總要狠狠地瞅那個司機工人一眼，喊：“別假眉三道的！”

我說：“王軍！你對人的態度可不夠好呵！”

王軍的頭擺得像搖卜浪鼓似的，很不滿意自己地說，“說的是呀！嗨，為這，我也沒少受批評！”可是當他使勁地按喇叭，前面的一輛車子不肯很快讓路，他又發火了。他，

加快速度赶上去，在刚要超过那輛車的时候，狠狠地盯着那輛車上的司机工人喊：“耳朵借给人家用了？”

車子超过去以后，王軍不叫了，也不喊了，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，还有点心事重重。他的全部情緒都写在脸上：做了某种不應該做的事而产生的那种无法挽回的苦恼！他苦恼得那么深刻、真挚而又稚气十足。瞎！什么事情攪乱了他单纯誠实的心境？我真想和他分担那份苦恼。去吧，想这些干什么！他这号人，霎时，讓他煩惱的情緒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；轉眼之間，他又会活蹦乱跳，滿脸是笑；再說，哪一个年青人的心里，不是时时閃过各种上天入地难以捉摸的想法呢？

王軍把車子开到一个小鎮子上。这里，老乡們正敲鑼打鼓参加高級社哩。我要去找水喝，就讓王軍煞住車。王軍煞住車以后，我以为他准会蹦下来看熱鬧，可是他望了望欢呼的老乡們，一点兴致也沒有，反倒是把脖子上的白毛巾扯下来，擦了擦手，又从車座下边拿出来个整整齐齐的本本和几本書。然后把書攤在膝上，演算代数題了。

我們歇了不到一刻鐘，一輛嘎斯車赶上来了。一位司机助手，沒等車停穩就推開車門，跳下来。一边用脖子里围的白毛巾擦汗，一边瞅着王軍的車子喊：“这車上的司机呢？什么玩艺，敢开口罵人！”

我一惊，轟地冒了一头汗，手里端的水碗险些翻了。这位司机助手敢在老虎嘴上拔毛！我提心吊胆生怕王軍从駕駛室冲出来。怪呀，王軍不声不响，当然更沒有冲出来。

这工夫，从嘎斯車的駕駛室里下来个老司机。他，胳膊伸展了两下，又背着手像散步似的繞着他的車子这里瞧瞧，那里瞅瞅，用脚蹬了蹬輪胎，然后轉过身，望着那些敲鑼打

鼓的鄉們。我走近一看，嘿，這不是張師傅？前幾天，我從工地起身到城內工程局開會，就是他把我捎去的。這人開車，像是時刻都在薄冰上走一樣，那個穩呀，真急得人心能跳出口！

我說：“張師傅，又在這兒碰見你了！”

張師傅冷淡地點了點頭，緩慢地走到王軍的大卡車旁邊，不言不語地朝駕駛室望了望。這一望不大要緊，王軍卻被那鉗子一樣的眼光從駕駛室裡鉗出來了！

“張大叔，你好哇！月數天氣沒招面啦！”王軍規規矩矩地站到那兒，滿臉通紅，搭拉着眼皮，用手指在車頭的引擎蓋上，一道一道地亂畫一氣。

張師傅沒有招理王軍，只是聚精會神地用右手扣着左手上那白綫手套上的油泥。站在他身後的那位年青的助手，帶着挑戰而幸災樂禍的神情，擠眉弄眼，彷彿在譏諷王軍：“喂！你畫一道又一道，莫非是技術處的制圖員？”

事後我才知道，張師傅跟小王的关系还挺複雜。王軍還不會呼喊媽媽的時候，媽媽就離開人世了。父親是有名的鉗工，作了三十年鉗工把最後一點力氣都給了工廠主以後，死去了。死後連一張裹尸首的蘆席也沒有。想當年，張師傅和王軍的父親在一個機器製造廠做工，苦悶的時候，兩個人買點花生豆，默默相對，借酒澆愁。父親死後，張師傅買了張蘆席把自己的老夥伴埋掉。而且把王姓工人的一條根——王軍，收留在自己跟前，當親骨肉一樣看待。沒多久，張師傅失業了。無奈何，便去給運輸商人開大卡車轉運貨物。張師傅把王軍帶到車上，整整帶了兩年多。那時節，出車的時候，他把鋪蓋卷往車廂里一扔，把王軍推到車廂里，說：“照住行李！”小王把那捆鋪蓋一抱，便在車子的顛簸

中昏昏迷迷地睡去了。就这样，时而在城市，时而乡村，时而投宿在小鎮店，时而露宿在荒野里。直到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天津以后，张师傅才随着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搶修鉄路的工程队南下了。南下前，他把王軍安頓到一家机器制造厂端水扫地，临别的时候只給王軍說了这样一句話：“你爹耍了一輩子手艺，到死沒掙下一副棺材。如今，工人当家了，该怎么干活，你去自己捉摸吧！”……一九五一年，张师傅从南方动身随着工人抗美援朝大队，到了朝鮮战場。他領到一輛大卡車，随車还来了个助手，一看不是別人，正是刚交十八岁的王軍。

从此，这一对与众不同的师傅和徒弟，同生死共患难，在朝鮮战場的运输綫上，建立功勋了。……

张师傅繞着王軍的大卡車走了一圈，这里摸摸那里揣揣，然后背着手，用行家的眼光把这車子打量了一陣。車子保养得挺好，他很滿意。这輛車是他俩在朝鮮开过的，被炸弹皮碰坏或被子弹打破的地方，全修理过了，看不出什么痕迹了。

他又看車前边的牌子：“安全行車十万公里。”說：“小軍！如今，你是老練的司机工人了！”

小王一口一口地咽唾沫，像是他嘴里含着个酸梅。他說：“什么呀，你还不知道我的本錢！”

张师傅口气沉重地說：“刚才你超車的时候，大罵了那一声，我就知道你現在本錢不小噢！”

小王脸腮的肌肉，剧烈地抽动了一下，前額上滿是汗珠，說：“我……”

张师傅沒有答理，扭轉話头問：“听說你受奖了？”

小王眼睛忽閃忽閃眨着，好像他要瞅机会突然逃跑一样。

我連忙插上說：“張師傅，剛才小王在路上給我說：‘同志！我受了一次獎，又受一次處分，功過相抵，不盈餘也不虧損，照財務主任的說法是：收支平衡。’你聽，多有意思！”

小王咬着嘴唇，瞪了我一眼，好像在責備：“咱們倆開玩笑瞎說的話，你端到这里干啥？”

張師傅不動聲色，冷冷瞅了小王一眼，說：“你的氣力不小，可要往正經點兒上用。”他走到自己的車子跟前，回頭又問：“我前天碰見小范，他說你找了個對象，這可屬實？”

小王滿臉通紅，急忙說：“聽他瞎廣播！我這一顆腦袋跟哪一個去戀愛哩！”

### 三

晚上，我們返回來，秦嶺上大雪下了半米厚，車子往前攻，雪像波浪一樣向上翻。雪片落在擋風玻璃上，司機什麼也看不清。那一對車燈也是昏暗的，像是電力快消耗盡了。這工夫，小王把着方向盤，眼睛一眨也不眨望着前面，臉上顯得堅強而嚴肅。突然，唧地一聲，汽車在秦嶺山頂上拋錨了。我和小王急忙跳下來推車，哪里推得動啊！哎呀！在這風雪交加的深夜，前不着村，後不換店，大風鳴兒鳴兒地發出各種怪叫聲，雪片轉眼之間就把我們裹成個雪人。手脚全凍得麻木了，臉上反而燒得像火燙。小王把車下的雪用手刨了刨，鑽到車下去了，折騰了一陣总算搞好了。小王要上車又上不来，棉褲凍得直溜溜的，腿不能弯曲。他用搖把把凍硬的褲子敲打了一陣，才坐上来。

我們回到工程段的時候，已經是夜里三點鐘了。我想，就算小王有使不盡的氣力，今天也夠他受！

小王一下車，馬上放了水箱的水，接着又收拾車子，擦呀，掃呀，洗呀。

我在車場里來回走着，不停地跺腳取暖。

小王說：“你呆在這裡受什麼洋罪？去睡呀！”

“深更半夜去找誰？對付一會，天就亮了！”

“不行！不行！”小王不容分說地把我領到司機們住的小棚里。棚子里搭着通鋪，鋪上睡了三、四位司機。通鋪旁邊有一爐火。小王把我安頓到他的鋪位上，一轉身，不見踪影了。

我哪能睡得着啊，渾身透濕，凍得要死。我爬起來烤了一陣火，出去解手。天黑地暗，只有周圍高山上星星點點的电燈陪伴着勞動的人們。突然，我旁邊一個房子內的电燈亮了。我看見小王爬在窗外，砰砰地敲窗子，還輕輕地叫：“小李！小李！”

窗內邊傳出一個女孩子的聲音：“誰？深更半夜叫什麼魂？”

小王滿和氣地說：“是我，是我！找小李哩。”

“哎呀呀！找李一榮幹什麼？”

小王央告着說：“有個問題要討論嘛！”

“去你的鬼吧！這時光還來討論問題？鬧的四鄰不安！小李上班了。你有心勁，胳膊撐在地上，四條腿兒爬上山去。”

小王說：“喲喲喲！小趙，你不樂意？有人找你也不是壞事呀！”

“你走不走？破壞作息制度，明天看我跟你算賬！”

小王一轉身，碰見我，怪不好意思地說：“還沒睡？”

“沒有。喂，小王！李一榮是誰？剛才窗子里跟你頂嘴的那個女孩子是誰？”

小王跟我走到司機工人宿舍里，說：“低聲！低聲！別攪擾同志們。李一榮是我的愛人，一個空氣壓縮機的司機。剛才那個亂咋呼的小姑娘是電話員小趙。她年紀不大，舌头像刀削的一樣尖。起初，我和李一榮談戀愛，她還滿熱心地來回給我們傳情說話，自從上星期三發生了那件倒楣的事情以後，小趙看見我就像吃了蒼蠅一樣。……”

真有趣！上星期三夜里十二點，小王執行任務回來，怀里揣了個半斤重的蘋果。這蘋果是一個同志從北京帶來的，說是朝鮮蘋果。朝鮮蘋果好那就別說了。他想把蘋果遞給小李，轉念一想，又覺着不對。人家工作了一天，半夜打擾醒來，算什麼話？可是他摸摸那個帶着他的體溫的蘋果，心里又發癢。是的，給蘋果不給蘋果，算好大的事情呢？最關緊要的是，三天以前出去執行任務到現在沒有見小李的面，那想念的心思簡直沒有法兒說。他下定決心要叫門，那怕小李不要蘋果握握手也行；不要蘋果不握手，隨便答應一聲，晚上小王睡下也是舒坦的。他輕聲慢氣地叫：“小李，小李！”可巧，這幾天大隧道里展開向“會師點”前進的勞動競賽，空氣壓縮機一刻也不敢出故障。這麼着，小李也真把所有的氣力使上了。想想看，這樣勞動一天，回來一躺下，別說是小王找，就算在耳邊放大炮也休想把小李驚醒。可是小王叫不開門又不甘心。同志們常夸小王誇門多，當真是實。就像這一陣吧，小王腦子里一轉，辦法出來了。他計算了一下，小李在第二個鋪位上睡，於是，他瞄準，把蘋果從窗子里輕輕往內一丟，沒問題定會丟到小李身邊，也許小李

突然会醒来。你說出奇不出奇，那个苹果不偏不歪正丢在电话員小赵的鼻子上。哇的一声，有人叫起来了，电灯开了，小赵流鼻血了；房子里五个女孩子唧唧喳喳，大惊小怪，弄不清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直到第二天保卫科派人去查看昨晚出事的情况，看是不是有坏人捣乱；查来查去，就查出个苹果，从这个苹果就找到小王身上。

人口快过风，沒几天，这件事就在工地里的青年男女之間传开了！

啊！小王身上还有这么多的故事。可是那女孩子小李是什么模样？像供銷站那个小胖子售貨員？像团工委那个能說会道的女孩子？还是像那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实习生呢？

从小王口中我知道了小李的大概情形：她，像我們这个时代許多充滿幻想和热切希望的青年一样，追求自己理想的职业。前年腊月，她从华东来到鉄路工程局的时候，可真讓人事处长作难。叫她上會計訓練班，她說她最怕数目字，上学的时候数学最糟糕；叫她当电话員，她說那里头沒有高深的技术。那么想学什么？她也說不上来，反正一口咬定說要学技术。人事处长从百忙中抽出時間給她好說好劝，可是有些年青人对什么事着了迷，即使你磨破嘴唇也休想讓他回心轉意。临了，人事处长只好說：“你先到工程段里去，讓段长給你分配个合适的工作。”这样，小李就到了工程段。

干什么工作？段長說，还是当电话員。真是要命，好像在这宝成鉄路工地上，除了当电话員，再也沒有事情可以干了。小李不願意，还是坚持要学技术，特别是想作个空气压缩机司机。还能这么任性？讓团支部組織委員王軍給她



去談談話吧。組織上分配工作是讓她作空氣壓縮機的司機，但是還應當批評她單從自己的興趣出發對待工作是不對的。今日談，明日談，兩個人談的火熱，相互間都感覺到：一天不見就像丟了什麼重要東西。小王是汽車司機，從早到晚在外邊跑，工程吃緊的季節，還白天黑夜連軸轉，兩人很少見面。很少見面，反而增進了他們的感情。出奇！

小王換了件衣服，把濕衣服揉成一團往床下一摔，說：“你睡吧，別等我。明天我可以睡半天。這會兒，我上山去看看小李！”說着，他微微閉住眼睛，偏着頭，揚起耳朵聽了聽各種機器的吼聲，又得意地說：“哎，同志，我能聽出那一種吼聲是小李那台機器發出來的。你信不信？”不等我回答，他就嗖地竄出了房子。

我本想勸他說：別去了，天這麼黑，風這麼大，說不定一上一下要摔十來個跟斗呢；更別說，你是怎樣的疲勞了！嗨，何必說這些多餘的話呢？他會感覺到冷和疲勞嗎？當愛情的火在他心里燒得正旺的時候，黑夜、大風、疲勞能阻擋住他嗎？

一輛又一輛的大卡車，從房子後邊的公路奔過去，震得房子像波浪里的小船一樣直搖晃。對面山上宣傳員在喊口號；遠處傳來工人們的吆號子聲。撲進房子來的空氣，混合着火藥味、洋灰味和新鮮的泥土味。

我思索着，長久地思索着這深山里各種動人的勞動場面：一座座的隧道和橋梁，一個個工點，堆積如山的數字和材料，以及數不清的圖表，還有那許多為建設祖國的理想和為愛情而點燃的心灵。……